

哀情小說

少年淚

像 肖 俠 慇



MG
I246.57
11

少年淚

序一

余與浙東慈俠唐君訂文字交。非一日矣。其丰姿英偉。性情豪邁。時彥中不可多得。嘗謂世界種類。同在泯泯中。幾如死灰枯木。無復發生狀。因著國民小說。紅顏刺敵。社會小說。箕子淚。諸種。以感覺人。庚戌秋。吾國提倡實業。開第一次勸業會於金陵。君因公赴彼。乘銜參觀。觀畢。便道姑蘇。時余亦赴盛會。復流連姑蘇者多日。適與君遇。余因謂之曰。君善著小說者。年來復有新發明否乎。君曰。余居愁恨天。又爲造化小兒所窘。與頭銳公相違久矣。邇來偶成哀情小說。少年淚十二章。謬爲同輩稱許。經皖南聽猿。逐章評點。即開篋付余。余披覽數四。始而愁。繼而恨。終而下淚。淚盡矣。而薰然瞭然。復立起而大笑。噫。少年淚一書。其感覺人一至於此。此書一出。而天下之無情者。亦將發生其天然之情。而願爲情死矣。雖然。此書一出。而天下之多情者。皆能發生其天然之情。而不爲情累。君乎君乎。殆進於支離滑介之化。而由此現身說法乎。爰請付印。以告世之爲少年者。君曰。否否。余淚未已也。今年春。余因事來杭。

序

一



3 1772 3693 6

復晤君。申前請。君曰。君果欲付印刷乎。僕與君亦少年也。請誌數言。其永毋忘少年之愛情。於是乎爲之序。

宣統三年歲在辛亥春於越楊无我序於西湖不舍之退省書室

序二

嗟乎。情之一字。其殆蒼蒼者天。特投此機關以害吾民乎。吾嘗讀哀情小說各種。其可歌可泣。如怨如訴。無一非真情之發現。而吾人之爲情誤者。正不知幾千百輩。情之害人。竟至此極耶。非也。情也者。世界中至可寶貴不可一刻泯滅之一無形之有機物。吾人既生而爲高等動物。有耳目。卽有視聽。有心肝。卽有思想。如以情爲大敵而棄之。則吾人不可一息存。何則。人生世界。芸芸萬類。無一不有對待之動作。亦無一不有密切之關係。其所以動作者。情也。其所以關係者。亦情也。情不能已。而吾人乃相安而無相侵越。無相爭奪。不然。必如太上忘情而後可。夫太上忘情。必至大千世界。無一不情人。遂無一有情人。是其程度達於最高之點。而豈湯得哉。夫旣不能達於忘情最高之程度。而情之一字。於是爲一最重要之學識。而爲吾人所當研究者也。故以吾論之。情之最大種類。可分爲二。一曰愛兒女之情。一曰愛國家之情。或曰愛兒女之情。個人之情也。愛國家之情。國民之情也。以此比例可乎。余曰。非也。情

之一字。包孕甚廣。而善用其情者。皆能達於情之極點。愛兒女此情也。愛國家亦此情也。情無二致。善用之而已。昔霍驃姚之報漢也。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岳武穆亦曰。今日豈大將安樂時乎。夫彼二英豪者。豈真忘情於兒女耶。移其情於國家。則愛國家矣。若易而爲兒女。則二英豪。亦決非無情者也。若必謂其愛兒女。不敵其愛國家。非真情也。若必謂愛國家。不敵其愛兒女。亦非至情也。情一也。善用之而情得所矣。今日者俄噉於北。英伺於南。日耽耽於東西。法逐逐於西北。印緬越韓諸國。皆前車耳。甲午之禍。庚子之役。思之思之。淚如雨下。故愁俠爲哀情小說也。正希望於我國之少年。讀慘痛之淚言。或移其愛兒女之情。而爲愛國家之情乎。此則愁俠少年淚所由作也。

宣統二年冬十一月蕭然蔡氏子衡序於近聖居

少年淚

哀情
小說
少年淚
目錄

第一章	詢情
第二章	訴原
第三章	破壞
第四章	另婚
第五章	情死
第六章	祭墓
第七章	遊歷
第八章	聽書
第九章	定情
第十章	別艷

目錄

少年淚

目錄

第十一章

失蹤

第十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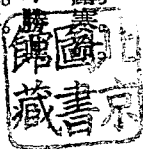
情化

哀情
小說
少年淚

第一章 詢情

皓月在天。黃花滿地。秋風將盡。冬景初來。四下之蟲聲。猶唧唧而行。人均微露寒狀。時則有蘇省閨門外某大旅館之某少年。一室一牀。一燈一書。見初時若不勝思者。俄而長歎聲不絕。歎已而泣。泣已而復思。一似有不可告訴者。然噫嘻怪事。

人生若駒。露可樂時。則樂耳。况吾人自出母胎來。一歲至十歲。智識未開。任人播弄。爲玩物。十歲至十五歲。智識初開。然權力全無。任人指揮而已。十五歲至二十五歲。此十年中。爲人生最樂之時代。而一生中所不可多得者。時而閒。可以琴書爲消遣。之具。時而悶。可以詩歌爲寫怨之場。而况世界大同。輪舟鐵道。四路交通。稍籌旅費。即可以游歷爲事業。而開我心懷。今觀是少年。年將弱冠。而竟如此悲淚者。何耶。意者此少年爲點婁境遇貧無立錫耶。然衣耶。華麗飲食豐美。余知其爲貴公子也。意者此少年爲嘉平公子。胸無點墨耶。然言詞溫婉。半采可人。余知其爲文學士也。意



者。此少年爲子。然一身倍覺無聊耶。然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妻子好合。余聞人言而知其底蘊也。此種種問題。皆人生難得之境遇。而少年皆完全無缺者。何悲淚之若是。是誠至難解之問題者矣。

余亦爲此旅館中之一旅客。與少年之房相接近。故少年悲淚之情形。皆余所目睹者。余爾時乘少年之未覺。躡足至少年居室。拍少年之肩而問之曰。少年乎。少年乎。余詞未續。而少年若不勝其驚者。卒然而謂余曰。君何人。君何事。

余聞此少年之語。猝然間無以相答。少息徐徐然而告之曰。余姓杜名遺孫。亦此旅館中之一旅客。而隣於君居者。茲無事與君商。不過窗外秋月。明如白晝。孤負此良辰美景。欲與君作終夜談耳。少年曰。如此甚善。余素患不寐症。每於夜深人靜時。作閒步以消遣。有時則閱古今稗官小說。以了此長夜。君誠能作終宵談。此余之所喜不自勝是者也。少年語畢。余視之若勉強而爲此語者。且語次有不怡色。余疑之。因謂曰。君既同心。余恰如願。旅館淒涼。孤燈作伴。得君良友。遣此良宵。雖萍水相逢。盡

是他鄉之客而青天難語。竟來同素之人。樂何如之。少年曰善。余曰余隣於君居。君之歷史。余問於人而略知梗概。然君於數日來。每夕悶坐一室。悲淚萬狀。余意君必有大拂於心者。在君肯以原委告余否乎。余雖無權力。使君必告余。但作終宵談。而以君之原委作談助。似無不可。告與不告。原君之自由。權而請願於君。亦余之自由。權也。少年聞之。俯而不答。旣而歎曰。君果有情人。不妨相告。雖然。余言時必繼之以淚。且余之事。尤須君嚴守秘密。余方告君。余唯唯。

評曰。大凡作小說者。緣起最難。蓋小說首章。絕似作文首段。必將全部語意。涵蓋萬有。而又不能直率。直率即無味矣。必使善讀者融會貫通。尋原委。此一章。先敘時。次敘地。又次敘人脈。絡分明。可窮源。亦可沂流。頭頭時道。不致使閱者因煩生厭。因厭生倦也。

尋常小說。必須先將主人之歷史。昭示閱者。此書主人。非少年乎。然少年歷史。必藉杜遺孫口述何也。蓋讀小說者。讀主人歷史。每易生厭。善讀者有同情焉。今遺

第一章 訴原

四

孫口述其生平歷史。而一一包含後文之結果。閱者讀至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如水。中。月。如鏡。中。花。兩兩。寫。照。作者。之。苦。心。可。以。恍。然。悟。矣。

妻。子。好。合。一。語。爲。十。章。張。本。兄。弟。無。故。一。語。爲。十。一。章。張。本。少。年。之。脫。離。塵。寰。自。有。可。卸。仔。肩。者。在。至。不。寐。之。症。爲。大。千。世。界。中。不。可。救。藥。之。症。西。醫。專。門。名。家。獨。對。不。寐。症。竟。束手無策。數年前美國有人患不寐症。羣醫多方研究。一籌莫展。然不寐症之由來。根於精神上之發生。可斷言者。少年之不寐症。由少年自述。而其由來。則觀於後文。自悟醫書云。醫者意也。不知醫意。不可以爲醫。至意難測度。而其技窮矣。長夜談一語。發生於杜遺孫。則杜遺孫豈亦患不寐症乎。曰否。觀於第十二章。而遺孫之無病可知矣。

第二章 訴原

少年於是正襟危坐而相告曰。余自幼夙慧。十歲時講紅樓。便娓娓不倦。鄉人咸以神童目余。余父母之鍾愛尤甚。余稍不悅。父母即憂從中來。余年十二。即能文。時吾

國尙科舉。親族咸勸余應小試。余心非之。重以父母之命。不得已而往。竟爲蛟川張太史所賞識。

一童子耳。而宗工見賞。鄉人皆羨之。余雖幼。志不在此也。無何。余年十六。父母爲余議婚。余恒少可。因余素愛紅樓。而心已神乎其中。每於花晨月夕。輒思黛玉之情。真意摯。覺古今之久。天地之大。豈無黛玉復生於人世間。觀寶玉與黛玉一往情深。死生相以而率至黃土壟中。香銷玉隕。未嘗不痛哭。黛玉之深於情。而短於識。君試思之。余之衷情如此。而余之抱負可知矣。

時邑之東城有戚姓者。豪族也。有女一名雲仙。工書。善繡。色藝雙佳。其父母愛如掌珠。是日適某蘭若演劇。女從其母往觀。余偶乘輿而往。瞥見其姿容曼妙。色色驚人。而眉目間微露可憐之態。一望而知爲多情者。正左顧右盼。而見戚女。則神爲之往。女似知余意者。秋波斜睇。啓齒嫣然。余大喜。適其從者。即余之舊女僕。見余之情狀。招手謂余曰。官人。日在書幃中。今亦出來觀劇耶。余笑領之。女母知之。謂僕曰。

此誰家郎君。僕曰。此金舊主命官人也。十二歲。卽入泮。且珊珊如弱女。世間無甚溫婉。夫人。婿。婿。苛如官人者。夫人喜否。又以手指女曰。小姐。視之。若何。女母大笑。女雖有羞容。然窺見書。似深喜者。俄而劇終。余遂歸。然心中未忘於女也。

余自觀劇歸。面有憂容。忽忽不樂。父母愛余甚。咸謂余曰。我可愛之兒乎。兒於近日來。一若憂有憂者。兄有不適。慮宜速告。余年幼。婚事二字。未便啓齒。因之欲言而止者。再。余母已知之。笑曰。兒欲結婚乎。兒如有所遇。宜速告。以委禽焉。余家望族。人所欽慕。况兒又夙慧。何求而不得。兄宜速告。余。

余聞母言。顏顏告母。母曰。余素惡。吶。然置婚事。於半茹半吐也。男有室。女有家。古聖不云乎。每見世界上。爲父母者。爲子擇媳。誤聽媒妁之言。猝然說合。後來伉儷不和。終身反目。父母雖悔之。恨之。已無及矣。余與爾父。方欲爲兒擇嘉耦。但不願率爾從事。兒如有所遇。速告余。無隱。余知母非賺余者。爰以成女告母。喜曰。此女賢淑。余亦素知之。惟伊母擇婿。苛無諱。世家子弟。有與論婚者。輒笑而不答。再言之。則慚然。

曰。吾女。非。可。以。常。婿。與。也。惟。伊。父。與。爾。舅。父。交。頗。莫。逆。切。實。求。之。無。不。諧。余。覺。有。非。常。之。欣。喜。以。爲。舅。父。如。行。媒。此。女。卽。余。婦。如。此。美。滿。良。緣。雖。王。不。與。易。也。

評曰。少年對於功名二字。似極冷落者。重以父母之命。不得已而應試。試中之後。又殘。不。以。爲。意。十二歲有此高。尙。殊。爲。難。得。然。天下。有。情。人。每。視。功。名。如。草。芥。石頭記中之賈寶玉。對於八股。非常厭倦。這賢書。一舉而寶玉已杳。如黃鶴不知所之。少年亦以寶玉之心爲心耳。

本章少年與成女萍水相逢。始則目成。心許。繼則竟以身殉。讀者疑之曰。此不足疑也。聊齋中。晉。甯。喬。生。之。於。連。璣。一笑之知。許之。以身。有。情。人。作。事。固。非。普。通。人。所。可。同。口。語。也。

少年舅父既與成女善。何不早爲甥求之。曰。成。姓。擇。苛。不。敢。啓。口。也。余。鄉。有。王。姓。者。生。女。而。美。然。求。之。者。日。雨。許。之。者。絕。無。一。焉。是。以。求。者。裹。足。嗣。以。療。疾。卒。吾。國。之。爲。父。母。者。固。執。可。憐。恨。也。成。女。如。此。佳。麗。舅。父。豈。不。知。之。不。過。恐。其。不。諧。不。

爲少年求耳。

少年之舅父。既知不諧。何以少年之父母。挽其切實求之。而舅氏絕未見辭。曰此其理由。可懸擬也。未觀劇前。則成氏總知少年。而未必見少年。則求之也難。既觀劇後。少年之歷史。已有女僕爲代表。而求之也易。故曰少年與成女一段姻緣。不幸而不成。即幸而成。而功之成。不成於成之日。而必有所由來。由來者何人乎。曰舊僕。鸛猿評。

第三章 破壞

余父挽余舅氏爲塞脩而成女之母。以曾親見余也。一諾無辭。文定有日矣。余一日正在書房看紅樓。聞父母之命狂喜。何則。余雖無子。建才潘安。貌而成姓之閨媛。以余目之。恍如黛玉。再世淑慎溫柔。無以復加。天下之無人每作如是觀。固不獨余爲然也。

然而天下不如意事常十居八九。未來事雖逆料。自余之行媒。距度歲數日耳。吾國

風氣各有不同。余越人也。越人好鬼。例於除夕。佞佛。婦女咸集。城隍廟。諷經求福。會逢其適。成母在焉。以女將出。聞快婿。親見亦一樂事。然有時亦問訊於人。以究其底蘊。此亦婦人之恒情也。

時邑之王。嫗余之鄰居也。亦與焉。王嫗雖佞佛。而待人之豁刻。御下之凶暴。人盡知之。故隣右無與之善者。余年雖幼。然抱疾惡如仇之旨。對於王嫗。不加辭色。而不。知百年伴侶。竟破壞於此人之手。此豈意料所及哉。

王嫗知余與成女。文定有日矣。思破壞之。百計不可得。是日也。以成母在座。僞爲不知。宣言於衆曰。余無子。只一女。今幸矣。有快婿。以娛老矣。余稍不豫。婿與女多方解。余憂雖余。夫在日。無此樂也。惟余聞邑東成姓。亦只一女。今將與余鄰右俞郎締姻矣。俞郎雖幼。聰已入泮。然好冶游。勾欄中無不相識者。如成女于歸。余逆料其必反目也。余夙聞成姓。墮婿而竟以俞子爲壻。何如不擇之爲愈也。言次。衆婦又依而和之。成母聞之。呆若木雞。既而淚隨聲下。問嫗曰。夫人之所言者。俞郎耶。嫗曰。然。又

問曰。俞郎不良。豈若此耶。嬭曰。此余鄰居。有不知底裏乎。但夫人與俞姓有何關係。乃垂垂。問訊。耶嬭曰。余成姓女。名香。女也。王嬭僞驚而對曰。得罪得罪。俞郎乃夫人未來之仲。踏夫人。恕余失言。且余勸夫人幸勿令懷余等信。因果破人婚姻。來世且入拔舌地獄。願夫人恕我。勝幾七級浮屠也。成母聞之。乃大悔。怒責其僕。幸文定有期。未實行也。猶有挽回方法。以君之高。亦知婦人之愛。其於愛子。女不得其夫。則爲終身憂。今聞王嬭言。則女之未來。堪爲不良必矣。豈有愛如掌珠之女。而忍聽其夫也不良乎。

翌日。余父母方計議婚事。而舅氏忽至。謂余父曰。事不諧矣。今日成某。請余至其家。勃然大怒。曰。爾甥乃無賴子。吾女誓不字。余一怒。亦以惡語抵抗之。以吾甥之才。何求不得。請他圖之。余父母聞之。半晌不答。既而余父歎曰。吾何仇於人。而云吾兒爲無賴。天下多美婦人。何必異。余時在父側。初聞舅氏言。已瞿然驚。嗣聞余父言。覺有萬不得已者。余時面上紅紅忽白。似有非常之痛苦。無可告語者。君思有情人。飲

食男女。諒有同嗜焉。余以所欲不遂。復被人奚落。余此時何以堪耶。

評曰。天下不知意事。十常八九。此誠經世之語也。觀少年與成女。可謂相與有成矣。乃王嫗忽出而破壞之。否則此事諧矣。然余以爲幸者。王嫗何也。曰。無王嫗。則才子佳人。天然佳話。而小說亦於是終矣。廟內之言。確係奸詐凶狠之口吻。居己於智視人。以愚計何險也。當時也。雖以嘴之。男子恐亦信以爲真。況成母乎。三姑六婆。不許人門。良以顛倒黑白。皆此輩也。是非只爲多開口。春水一池。干爾底事。既毀之。而復悔之。老奸巨滑。正應碎屍萬段。雖然。天下有情。人其成眷。屬與否。有命存焉。夫豈一一能嘴舌者所能破壞哉。亦適逢其會耳。

大丈夫何事無過。不過有英雄肝膽者。必有兒女情腸。此皆作者親歷其境。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王少年之父。以爲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早。而不知其子已被一縷情網。牢牢縛定。何意百年嘉耦。忽成怨耦乎。嘗見月老祠有聯曰。莫私問婚姻。告人間事。隨緣都是前生注。定云。人苦不自知耳。越是聰明。越該煩惱。豈天

之嫉妒故作蹊蹺乎。不然。何其磨折之多也。

生父歎曰。吾何仇於人。而云吾兒爲無賴。不知天下事。往往以耳爲目。以訛傳訛。十憎茲多。口不可謂無傷也。此作者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積毀能銷骨。况無中生有乎。其情邁不平者人也。其良緣不諧者天也。於王嫗乎。何尤。爵猿評

第四章 另婚

余姻事既成。畫餅而王嫗之諧。余家。未悉。惟西城之老嫗。與余姑母爲。蔭。蔭。蔭。除夕。亦與聞。王嫗之言。新正賀新。具以告余姑母。姑母歸甯。復以王嫗之諧。告余父母。余始知成。姓不諧之理。由余家。乃如夢初醒。王嫗真險人哉。

余既爲王嫗所破壞。於是長吁短歎。似世界上一無一足當余意者。而父母尤憂甚。既而鄰右知之。咸暗笑。而家人幾無以自容。適去邑東卅里之太鎮。有華姓者。其女與余同庚。舅氏卽以華女爲請。余父母恐爲人訕笑也。亦不問余之願否。卽以與。女文定之日。爲華氏文定之日。此亦余父母不得已之苦衷。余亦事後知之。只得唯唯。

惟命。

吉期既屆。余婦貌雖中等。而情詞溫婉。頗足釋余憂。余聊以解嘲。以爲得婦如是。亦云足矣。况余素憐女界。吾國陋俗未除。人生不幸。作女子身。呱呱墮地。數年後。卽受慘酷之身體。刑。纏足之苦。流毒天下。種族之弱。實原於此。故無論何等女子。竊愛憐之。况余婦之承順委婉者乎。

余新婚後。夫婦極相得。成一節。余幾置之九霄雲外。既而年餘。余因賀姻至友人處。是日百兩盈門。賓寮雜沓。而成女適在。余另婚已久。以爲與女一無關係。明媚鮮妍。不減觀劇時。睨而視之。見其瘦如楊柳。冷若冰霜。余竊疑之。而女已斜睨而知爲余。忽而面色如鐵。少間似乎眠波。盈睫欲下不下。噫嘻。此時雖鐵石心腸。安得不淚。如雨下。况余目命爲多情種子者耶。

余之舊女僕。尙在女家。是日隨女至。余因潛告之曰。爾家小姐。何見余而盈盈欲淚。夫豈未忘觀劇舊情耶。僕曰。請勿復問。小姐自聞主結縭後。每日如醉如癡。悲不自

勝。余勸之。則稱己爲癡心女。主母欲與之擇壻。則鬱鬱不歡。余聞之。不勝驚詫。因謂之曰。此非余負小姐。乃其父母信任讒言。以至於此。余言至此。亦淚如雨下。爰商舊僕曰。可再圖一面。以訴衷情乎。僕曰。此必不可得者也。小姐平日足不出閨門一步。何從前見之。余固請。僕曰。余悲淚若此。爰又曰。前日小姐說及下月初三。將游陳氏公園。請主如期前往相候。余告諸小姐。倘小姐不允。非余之過也。余深謝之。堅囑勿爽約而返。

評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誤盡天下蒼生。西俗自由結婚。余心然之。惜不能效之。生娶華女後。新婚燕爾。卽貌非中人。亦甘之如飴。况真情種子耶。身體刑一語。直爲四百兆頑固。閨娃同聲一哭。不過矯揉造作。以取悅於人耳。爲之父母者。亦大傷天地之和也。袁氏詩曰。三鞋自古無。觀音大士赤雙趺。不知裹足從何起。起是人間賤丈夫。喚醒庸俗耳目。如暮鼓晨鐘。發人深省矣。生旣完娶。心如死灰矣。復與成女於酬酢間。不相謀而適相值。太空冥冥。若或使。

之面色如鐵。眼淚如珠。吾於是知少年之始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也。前以王嫗斷之。今復以女僕續之。使不絕如縷之情。網絲絲入扣。造化小兒何不仁乃爾乎。成女聞王嫗之譖。而是之。其愛女心竊非之。特女孩兒啞然不能出諸其口耳。爲成母者。雖曰愛之。其實害之。女兒終身大事。竟被一貧嘴婆兒數語了之。此吾國陋俗。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噫。

成女之鬱鬱不歡。終不忘劇場之五百年風流孽債也。癡心女子。負心漢。吾不能爲少年恕。吾益復爲成女悲。嗚呼。其亦幸而有女僕之一線紅絲。斷而復續也。其亦不幸而有女僕之一線紅絲。斷而復續也。

公園之約。女僕之報。主可感。可泣。然小姐之催令符至矣。舊主之斷腸曲奏矣。觀於未出閨門一步之語。爲小姐。身分實爲自家市恩地也。雖然。春秋責備賢者。未免失之苛。有是僕。可以愧信口雌黃之王嫗矣。君子略跡原心。女僕之一片丹心。盡忠報主。可嘉也。少年之深深致謝。堅訂勿爽。可笑也。多情人情重。愈斟情。吾

讀石頭記常三復斯言。不圖於少年淚中。增我一副眼淚也。

第五章 情死

光陰如水。忽忽月之三日矣。余踐約而赴公園。候至八時。女偕僕來。余見之。悲喜交集。乃女若深憾余者。謂余曰。負心郎何顏見我。余曰。嗚呼冤哉。此卿之父母。輕信讒言。以至於此。余何負於卿。果爾。負卿可誓。天曰。女曰。自王姬破壞姻事後。妾心無所主。飲泣終宵。無人知也。數月後。某紳家來求婚。父母來告妾。妾對曰。非命。生死不嫁。且文定有日矣。安有一女。而再字者。妾父母愛妾。知妾志甚堅。亦大悔。乃飭紀綱。探聽將復請於君家也。殊不知君則新婚燕爾矣。妾聞之。痛不欲生。但私心竊計。妾死而君未知。則妾之死。爲無名。故忍死須臾。聊以有待。今何幸。而見君使妾得覓訴衷情。然又何不幸。而見君使妾不久留人世也。雖然。妾觀劇時。始見君以君爲多情種子。故目成者。卽心許之。今薄情若此。妾生此世界。已入香粉地獄中。一無生趣。早亡一日。則早脫離苦海。君乎。君乎。願君與華氏魚水同心。永永享此艷福。妾與君不及。

黃泉母相見也。言及此。女已涕不可仰。而聲低氣微。幾不可聞。余此時目覩形狀。寸心如割。悲淚已乾。只得仰視青天。大呼負負。既而余謂女曰。願卿恕余。而女已呼僕偕行。返顧謂余曰。今日後。勿相見也。余大驚。不得已出公園而歸。

余歸後。心忽忽如有所失。暗想成女如此多情。余父母爲余授室。直陷余無情之尤矣。不然。伊父母即聽讒言。悔悟之後。事仍可諧。今若此。豈彼蒼者天。決不使天下有情。人成了眷屬。耶。想到其間。覺此生。實女已成。草大之愆尤。而萬無可恕者。於是寢食俱廢。長夜悠悠。輾轉反側。若有神經病者然。此即余不寐症之所由起也。

閱數日。余友陸某來訪余。方回隣於戚姓者。以戚女之長逝告。且曰。君與余妻。不意今抱鼓盆之戚矣。余聽罷。昏暈不知人事。嗚呼。纖纖弱女。竟爲情死。公園一話。遂成永訣。茜紗牕下。公子未必多情。黃土壟中。佳人竟成薄命。悲耶。否耶。

評曰。負心耶。一語爲天下無數男兒下一痛砭。天日易誓。覆水難收。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徒呼負負。何益乎。

第五章 情死

十八

男子恩情最薄。將錯就錯。則曰父母之命。觀於非命。生死不嫁六字。其堅如鐵石。懍若冰霜。有百折不回之慨。何惑乎。天下後世之節婦。日多而義夫日少也。

不及黃泉。世相見也。女之志決矣。女之血噴矣。死出無名。忍死以自白於負心人之前。推此志也。爲忠臣。可爲孝子。可來去分明。磊磊落落。安見小妮子。不如大丈夫哉。

耿耿不寐。若有隱憂。即元微之嘗將終夜常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之意也。雖然亦奚益乎。

成女之死。於陸友口中。輕輕述之。作者用心亦良苦矣。是非過來人不能道隻字。此時少年之因悲生歎。因歎生愧。因愧生恨。因恨生痴。吾知茫茫情海。竟無掣足之地矣。聽猿評

第六章 祭墓

余逾時而醒。友問余。余告以故。友亦涕泗滂沱。君乎。君乎。此女子之死。非爲余而死。

乎。女死而余在。非余之大負於女乎。

少年言至此。淚如泉湧。余亦爲之陪淚。窗外之一丸冷月斜照。余與少年二人面而四圍之虫聲唧唧似助余與少年之悲聲者。旣而少年拭淚而言曰。余目女死後。爰弔於其家。至葬之夜。復到於其墓而祭之。今文尙在。請君觀之。爰取其箱篋中之祭文以示余。余讀之。其文曰。

某年某月某日。西河俞某謹致祭於淨人陳氏雲仙之墓前曰。嗚呼。境本黔婁。敢偶邑中豪族。才非子建。胡攀月殿仙人。惟卿已得雙親之許。僕亦由二老之求。方愧親迎有日。難追鮑氏之清。豈知諧好無期。竟效閔生之哭。智下鑿空。未得關中送物。情差割肉。惟悲塚上孤花。嗚呼。哉。返魂有日。蒲留仙其欺我哉。尋迹無從。轉輪王已度卿乎。夫生離死別。昔人所悲。魄散魂馳。柔腸欲斷。然僕與卿則更悲焉。蓋六禮將成。且諧鴛鴦於地上。而一言微入。竟拆鸞鳳於空中。舌號爲長。允矣。斷之以寸心。稱最毒。尤當剖出以觀。然今日者。卿魂已遠。僕恨徒長。雖斷其舌。而

剖。若。心。終。傷。我。懷。而。違。卿。願。夕。陽。久。下。佳。人。之。形。影。全。消。夜。月。方。明。惡。鬼。之。擲。擿。又。至。嗚。呼。噫。嘻。松。風。長。嘯。其。助。我。之。悲。聲。耶。春。雨。久。濛。其。增。我。之。淚。珠。耶。奇。花。滿。地。其。卿。之。慰。我。耶。青。燐。集。塚。其。卿。之。道。我。耶。我。之。辭。已。終。我。之。淚。已。枯。我。之。心。已。徬。徬。而。無。所。歸。我。之。身。已。恍。惚。而。無。所。往。卿。其。知。之。耶。其。不。知。之。耶。嗚。呼。哀。哉。尙。嚮。

余讀畢贊之曰。此祭文可謂情詞淒惋。足感陰靈。君實情界中之英豪。而余之所欽佩者矣。少年曰。余不能文。不過情之所至。暢言與忌耳。余曰。以君與成女之多情。而離合若此。誠不幸事。少年曰。天地間之生人。余可謂最不幸者。余之對於成女。不過不得已。意中之一名耳。今既得君作終宵談。而君之多情。尤視余爲勝。余甚愧。余再將以事告君。余曰。善。

評曰。紅顏黃土。昔人所悲。如蘇小。如小青。如鞠香。如真娘。後人之憑弔者。千載下猶不勝其感喟。況一顯傾城三生有約者乎。雖誦祭文。文生情。情生文。如怨如慕。

如泣如訴。誠千古第一傷心人也。一言微入者。固難逃斧鉞之誅。百兩盈門者。亦白愧薦蘿之附。讀之。松風長嘯一段。覺藩安仁與元微之之悼亡詩。有此衷情。無此哀艷。鬼氣森森一字一淚。大有環珮空歸。月夜魂之態。成女有知。亦當含笑於九京矣。嘗記昔有祭某未婚妻某女士者。其始闋曰。名香燕至。誠薄酒先端。整兜起羅衫。一掬泥乾淨。這收場也算。是孤芳幸。其尾聲曰。荒阡澆杯茗。替你打個圓場。証果成。叮囑你地下輪迴。莫依然薄命云云。悲莫悲兮。生別離。况才子佳人。心心相印。當此一瞬。不視柔腸。眞寸寸斷矣。安得返魂香。使之離而復合。散而復聚。耶。古詩曰。不會作天。莫作天。吾不禁搔首以問彼蒼矣。

第七章 遊歷

少年日。余前告君十歲時。能講紅樓。然余雖深於情。而狹邪遊。則余所絕對的反對者。故余家越之永興。與省之拱埠。不過一江之隔。拱埠與東瀛通商以來。妓館林立。而余從未問津。此亦余之性質如是也。乃自成女死後。而余於每日長吁短歎。悶坐

一室。余父母憂益甚。問余以故。余無以答。通達如君。想在洞鑒中。以成女之多情。竟爲我而死。余亦何顏以告父母。即告父母而死。者不能復生。亡者不能復活。父母亦何法使余不悲乎。

適爾時。余友雷君謙齋暨族兄俠維等。方倡遊歷主義。特來訪余。告余以遊歷。且曰。遊歷爲人生樂事。設能籌集旅費。偕二三知己。將天下名山大川。以及繁麗之區。遊歷殆遍。既足以廣眼界。復足以長學識。快樂實不可及。故徵之歷史。每有冒險遊歷至死。不悔者。如我國張騫。西國哥倫布。讀史者每慕拜歌。舞不置。吾人出生以來。骸骨性成。所如不合。富貴功名。早經置之度外。則遊歷二字。誠吾人之大願乎。况君自數日來。大有胸中煩惱。不可告人之狀。昨晤陸君。始知君爲成女之死。爲君而死。爰爲之大戚。此事誠足悲。雖然。此事之結果。皆由於破壞者。成女固未曾負君。君亦無負於成女。殆夙孽耳。悲之何益。某等將於本月中旬。慕金陵之勝。前往遊歷。君既抑鬱於心。則此行或能大暢心懷也。余告以未願。而余友均力勸偕往。因請命於余。父

母而余父母以余之願遊歷也喜甚余亦遂以遊歷爲目的而允與友等偕行矣歲月不我留不數日而行期已至余四人遂束裝起行由永興渡江而武林而申江乘輪往金陵進發一路風景人情頗足暢余心目既而輪舟停埠已是下關余四人遂上旅館

次日余謂同人曰金陵爲王者之都古蹟夙稱於史策余等今日遊歷以何地爲起點乎俠維曰明太祖起於金陵自南混北爲史策上所僅見今故宮猶在余等不可不以此爲起點次之則爲秦淮河君等皆喜談小說者余知到秦淮河時必佩李香君之識耳而羨侯方域之風流者矣余等皆極贊之遂閒步而往到明故宮荒烟蔓草不禁有禾黍之感余素不善詩然當時則有感而發口占一絕今誦與君聽之

巍巍宮闕舊神京化作荒煙蔓草榮惟有杜鵑懷故主風前猶作望魂聲

君乎余之作此絕也有感而發優劣非所計也時俠維亦有遊明故宮一絕頗淒慘不堪卒讀然余則已忘之矣故宮遊畢偕到秦淮河登淮清橋一覽見畫舫羣列遊

人如蟻。惟桃葉度前。烏衣巷口。大有今昔之感。余等皆歎息久之。余謂同人曰。徐君。樊亭有秦淮斷句云。流水未消亡國恨。落花都是美人魂。今日余等遊秦淮。感慨正復相同耳。同人皆曰。然。既而夕陽山下。夜色將來。余等遂不得已而歸旅館。

次日余等乘馬而登雨花臺。見金陵全城盡入眼簾中。確係用兵隊要地而成。敗。故以此爲得失也。目是以後。或遊芙愁湖。或遊半山寺。金陵勝景。遊歷殆遍。俠維等猶興高采烈。而余則歷歷感。慨不勝疲倦矣。

評曰。遊歷二字。長學問。增見識。吾國風氣初開。父母恐子之所見不廣也。必俯如所請。况金陵王氣。是何雄傑乎。而惜也。少年之斷腸人。遠傷心事多也。侯方域之於李香君。一才一識。卓絕千古。小倉山房尺牘中。論之詳矣。則景牛情眷懷成女。吾知少年定哭失聲也。大凡風花雪月山川城郭。能令人喜。能令人悲。昔張子野自稱張三中。以眼中淚。心中事。意中人之語。喚醒天下後世情人之夢。夢明故宮。一絕望古遙集。無限蒼涼。徐君落花都是美人魂一句。惺惺惜惺惺。隣才暮色不。

堪。卒讀惜未窺其全豹也。雨花臺之遊亦英雄亦兒女吾知少年之心如絲棼也。

第八章 聽書

閱數日風雨交至。余觴動舊愁長歎不已。友人亦悶甚。俠維善酒而於風月中尤喜與之周旋。欲激余至平康者屢矣。余屢次謝絕。告以非心所欲。勿相強。而俠維以爲桃花扇中之李香君其情其義其飾鬚眉視之有愧色。青樓中安知無多情。人噫俠維之爲此語而余後日之悲淚即因此而起矣。

無何天晚矣。悶益甚。友人邀余至天樂窩聽書。且曰金陵校書其秦腔崑曲非申江吳門所能比擬。究竟六朝金粉餘音未絕。君素喜音樂。今日請試聽之。余隨與偕行至三牌樓天樂窩聽書。不多時而群芳畢集。聲調樂音嘈雜。言語亦不相聞。旣而某校書至。見其年已及笄。情詞溫婉。自余視之其多情似成女而妖艷過之一剎那間笙歌初起。方唱長生殿。哭像一齣。如泣如訴。頗足動人。淒慘余爾時側耳細聽。無暇他語。俠維謂余曰。此曲如何。余曰。此曲可謂高唱入雲矣。時余衣冠華麗。言詞瀏亮。

確係貴公子形狀。某校書見余贊其曲之佳。視余含笑。此亦妓女之常態。不足怪也。既而一侍者至。謂余曰。儂先牛請點戲。余笑曰。聽者甚多。何獨請余點乎。侍者曰。聽者多。而知音者少。此所以請點也。幸勿却。儂時雷楊諸君均欲余如其請。余不得已。點薄倖郎一曲。是時方知此妓名林佩芬。而居於下關者也。

戲既點後。林校書重振么弦。悽惋尤勝於前。有情。人聽之。幾爲之淚下。而林校書之曲。方終。淚亦隨落矣。余此時方悔。前日之性質。足爲人笑。蓋校書之多情。於唱曲時。已可見矣。不然。何其一聲河滿。雙淚盈盈耶。

曲既終。時辰鐘已十一下矣。校書遂行。而喉傳者請余至其家。余此時已佩校書之多情。而極欲一談心曲。而雷楊諸君均稱校書之慧眼。余遂偕同等。至下關訪其家。時已十二時矣。

到校書家。校書來迎。謂余曰。君可請知己。妾唱薄倖郎曲時。見君淚亦潛潛下。妾閱人多矣。未有多情如君者。惜妾命薄耳。遂問余家世。余一告之。并白余與成女之

事感歎未已。時已晚矣。遂歸旅館。

評曰。將至書場。先有俠維李香君。一櫬匣劍。唯燈無美不備。既至書場。而有林校書之弦。弦掩抑深深。思而哭。像一蠲適打動少年之哀感。故嫵媚入聽。大有成淖移情之慨。薄倖郎與哭像兩兩寫照。抵得一篇琵琶行。於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愛河風浪如此。其多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禁得再四摧折耶。有節之迂執。乃有移之纏綿。顧曲流淚。亦常事耳。自有校書之旁觀。覺入手之語。因勢利導。情網如絲。疏而不漏。然後少年之方出孽海。又墮迷津矣。天下事之無獨有偶者。往往如是。

第九章 定情

次日晚。校書之侍者至。余旅館以校書之命。請余辭之。再四乃侍者必邀余偕至其家。方可覆命。余不得已隨之往。至則校書衣裝撲素。更增嫵媚。坐後校書以酒至。請余酌而已。侍焉。余素喜酒。爾時舉杯暢飲。與美人共談心曲。其樂無極。既而余問

校書曰。卿年幾何矣。校書曰。妾年二十矣。余曰。家世如何。校書未答。淚已潸潸。下。余曰。請勿悲。淚詳細告余。余雖區區一書生。然生平素喜豪俠。青樓中人。尤極憐憫。倘有爲力之處。惟卿所命耳。校書嗚咽以出之曰。妾本姓馮。蘇州吳縣人。父曾爲山左縣令。母早亡。無兄弟。妾父之愛妾。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既而妾年十三。父卒於任所。賠累公款。至數萬金。上峯追償。急於星火。將家人某。升收押妾衛時。既痛父亡。復遭是變。除悲淚外。無長策數日。而妾戚何某至。何某問妾母之姪也。妾深信之。不疑何某代妾辦父款事。將家中一切物件。寸草未留。閱數日。何某謂妾曰。公款少萬金。家人尙收押妹父孤不如兄與妹乘間逸去。再作計較。妾從之。遂偕行至滬上。住某旅館。妾屢欲歸家。而何某以他事相譖。閱數日。妾屢催促。而何某竟以惡語相向。慚然而去。去不多時復回。詎以笑語妾曰。妹勿悲。今日可回去矣。妾喜不自勝。少間何某討馬車一輛。請妾先往。而彼押行李馬車行數里。忽停止。妾素讀書。抬頭一望。知爲清和坊。而門外有金字牌數方。妾不知爲妓院。謂某婦曰。此何地乎。婦曰。今日之

後。爾卽余女。爾當惟余命是從。勿憂痛若也。妾與抵牾。則數婦群毆。勢不可當。不得已而聽其所爲焉。無何。請師教妾聲歌。妾性喜之。盡心學習。聲價一時無兩。旣而年餘。將妾以千金轉售南京。此亦妾與君相見之緣也。言已。校書淚如雨下。余亦爲之陪淚。閒談數時。夜景初呈。余因興然辭退。而校書未許。且曰。君今日尙欲回廬耶。余不得已留焉。自是以後。余暇時卽赴林校書家。愛情之篤。有甚於畫眉者。余於是以侯方域自居。而以李香君目林校書焉。

評曰。情切。切良宵。花解語。意綿綿。靜室玉生香。少年何修而得此少年。以俠客自命。校書乃乘機而入。僕昔在上海久安里遇馮金珠詞史。父亦爲山左邑令。亦以女爲質。得三千金。乃出老僕於獄。亦吳縣人。少年之所遇得無是人歟。一失足成千古恨。不能以成敗論也。身受驅同墮入秦樓。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由魯而申。由申而甯。此中歲月千磨百折。忽忽平頭韶華二十矣。不至此亦不回頭。况水性。

楊花任風吹拂。落紅無主。慘綠有情。絳淚宮之還。淚裏有盡時耶。君今日尙欲厲耶。一語白描。春意情見乎辭。旣勝於石頭記中寶玉之於襲人。隱而不露。尤勝於寶黛二人之並枕絮語。精妙入神。閱者細思之。是何等與會。是何等情懷。余曾有句可移贈少年曰。佩玉鳴鸞。歌舞芬芳。悱芳惻。衷情偏旁。有知亦當賞其集句之巧。而屬對之工也。少年何脩而得此。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死者長已矣。生者將何以善其後。耶。生者之情。致纏綿直爲死者寫照耳。嗟乎。造化小兒。何不仁。乃爾目居於侯方域。而以李香君曰校書校書。其莞爾而笑乎。

第十章 別離

余等以三月至金陵。光陰迅速。已是仲夏。余留運林校書家。幾樂而忘返矣。而俠維等以夏間久客。殊覺未便。促余歸。余不得已與校書別。別之前一日。校書設席爲余祖餞。余力辭不獲。遂往焉。筵間惟余與校書二人。而侍者群出。校書私爲余曰。君素多情。然妾與君交。非徒以情也。以義也。妾壓青樓久矣。以君之多情多義。豈忍坐而

不救乎。言次聲淚俱下。余邇時無辭以對。爰宣誓曰。請卿勿悲。吾維力是視耳。校書乃收淚而謝曰。君如不以風塵人視妾而救之。妾死且不校。

校書乃卽席吮墨濡毫。以皓腕手揮二絕曰。拾遺才子出羊車。惹得儂心亂似麻。失意忽脩香國史。不嫌清瘦似梅花。白門匝地盡垂楊。一樹垂楊一斷腸。安得折來千萬縷。爲郎細細綰歸航。

余亦走筆以和之曰。金釵釧盒訂同心。難得孤芳遇賞音。別緒離愁提不得。今人惆悵。玉溪生。同是靈和殿裡人。無端傷別復傷春。臨歧一語卿須記。善保千金自在身。桃根桃葉兩心懸。一水盈盈望眼穿。情到欲憐憐不得。不如不見不生憐。

校書見余和句。盈盈含涕。又譜虞美人詞贈別曰。蕭蕭班馬星言駕。淚損殘妝卸。有心臘燭也留紅。替我爲郎愁水更愁風。山盟海誓心難放。惹得儂情薄。曉風低颺。錦帟開。疑是藏嬌有約。可人來。

余讀之。悲喜交集。不覺五體投地。何以情生文。文生情。一至於此乎。乃援筆而答曰。

鬢似蟬。鞋似鳳。千里長征。淚作冰花。凍目逆。盈盈勞遠。送青衫。司馬江州慟。欸。乃一聲雙槳動。何惜黃金爭買紅顏。籠密密。雲除江上。重片帆寒到深園夢。調。曰蝶戀花

次日。余與校書別。皆哭失聲。嗣偕俠維等回浙。時已五月中旬矣。

余轉家。心甚不安。竊思如成女之多情。而既負之。豈可復負校書乎。既而又數日。郵局以書至。見其書面。乃校書所寄者。急拆而讀之。其文曰。

薄命妾林佩芬。稔在上書於。俞郎知己才人文。凡一日六時。迴腸九轉。望風引領。不盡依依。敬維。上侍。萬福。儼祉。雙佳。當此月滿西湖。正學士訪琴之候。荷香東渚。亦情人擊鉢之時。翹企。英姿倍榮。心曲。妾自別後。益復無聊。竟至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二姊妹。行中輒以不入耳之語來相勸勉。而假母又以白眼。覷儂時加詬誶。妾命薄如紙。心縛如蠶。一縷情絲。牢牢纏定。每當酒闌燈燼。月落星稀。言念君子。未始不如癡如醉。神與俱往也。伏祈。情郎不棄。對菲。加以撝擻。出於水火。登之衽席。

妾當捧侍箕帚。小心翼翼。日侍於賢伉儷之前。則妾有生之日。皆出自情郎之所賜也。不然。惟有一死。以踐前盟。聖曰。郎多倫垂念舊情。可於黃土隴中。以一杯酒呼我小字。而告之。妾死亦瞑目矣。紙短情長。淚和墨下。敬請文安。統希愛照云云。君乎。君乎。文人學士。見淒慘之文。輒讀之。流涕。今觀此書。字字悲涼。聲聲嗚咽。而情好之眞摯。卽與校書無關係者。讀之亦潸潸。珠迸出。濕透青衫。况余與校書。憐我憐卿。山盟海誓者乎。

余讀至妾死亦瞑目之句。大言曰。余誓必拯之以了。我東山名妓。亦蒼生之善願。然校書之身價。非二千金不可。余雖望族。豈能叱咤二千金。金犀藏嬌乎。於是輾轉以思。束手無策。閱一二日。校書又一函至。畧曰。

前上乙緘。諒邀丙鑒。君之思妾。度亦如妾之思君也。妾恨不能縱千里之身。求一夕之話。嗟乎。情郎視妾。豈儉生之輩。而屈死之人哉。忍死待君。君豈棄我如遺。竟不一援手。耶。把筆。腕慵。臨池涕出。伏維英盼。再請侍安云云。

余讀罷如唐衢之痛哭。意謂豈其成女復生耶。不然。何多情若此也。余既負成女至死。今校書將蹈前轍矣。因東奔西走於親戚朋友家以求達其目的。力救校書。然以二千金納妓人誰助之。

一日正哭。倒書齋而余婦華氏忽以手拍余肩曰。妾自于歸。式好無尤。自謂可稱嘉耦。不料君自金陵歸後。日見君飯減愁加。喃喃嚙語。豈有抑鬱於心耶。請君無隱。妾雖無才。然夫婦間有相助爲理之義務。秘而不宣。是見外矣。

余聞婦言。爰以情告。婦曰。此易事耳。恐校書未必眞多情。如眞多情。則妾當擗搗一切。副君所願耳。余力矢其誠。并以校書二函請余婦閱。而以在金陵之情形暨校書之歷史告而余婦慨然允曰。如此請君明日往。妾之簪珥可質二千金耳。

余狂喜。爰立誓於婦前曰。如娶校書來。而以冷眼窺卿者。有如大河。余婦亦立誓曰。君娶林氏而妾虐待之者。亦如君言。嗚呼。有婦如此。亦足以豪矣。

評曰。淺斟低唱。黯然魂消。抵得唐人多情。却是總無情一絕。而詩雅仙心詞成。

繡口求之。文人學士中。吾見亦罕。况出自青樓才女。紅粉佳人耶。半面妝殘。寸心刀割。吾知少年抑塞磊落之奇才。直借秦樓楚館爲痛哭場。曾不若無腸公子俗眼。王孫挾珠翠以勾情。儂藉執綉以耀北里者耶。

前後兩函情文斐亹之死。靡他感喟悲涼不堪卒讀。彷彿繆蓮仙集中楊四娘上情郎一書。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自非善言情者不能奔赴腕下。離魂斷夢不能依依而幸也有相助爲理之華氏典質簪珥以慶玉成誓水盟心賢而且俠令人敬之慕之不敢忘。

有少年之癡然後有其妻之俠。將信將疑多方推敲的是婦人口吻少年之力矢其誠少年之愚也。其愚不可及也。然後知前日之倉皇奔走亦何益乎。成女復生一語直照應到第二章有始無終恐蹈前轍少年之癡少年之誠也。非校書之誠也。噫。

第十一章 失蹤

次日。余以校書之函。告父母。并以余婦之言。告余父母。亦爲之欣喜。命玉成其事。時余婦已籌得二千金。敦促余行。且曰。早娶可。早歸。妾在閨中。正少女友。果爾。藏嬌。既足。解君憂。復可作妾伴。樂無極也。余於月之中旬。由永興直赴金陵。途中性情躁急。恨不。掉翅飛到。既而達金陵。直奔下關。訪諸其家。而校書已入面桃花。不知所之矣。余詢之鄰家。均言。前數日。搬去。到處偵踪。而金陵竟無復知校書者。嗚呼。眞耶。僞耶。生耶。死耶。既不可得。而見亦不可得。而聞天下之恨事。孰有甚於此耶。

少年至此。若有神經病者。余亦爲之咋舌。豈校書之數函。均係人所播弄耶。而細審前。後。筆。致。的。是。校。書。也。意。者。校。書。欲。以。金。錢。欺。少。年。耶。而。錢。未。入。校。書。手。非。欺。詐。之。流。也。事。因。莫。有。奇。於。此。者。矣。

少年曰。余既不知校書之居處。將何之乎。爰四出探聽。杳如黃鶴。噫嘻。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悲歎。嗚。哉。

既而思之。昔之於成女。余負之而死。今之於校書。非校書之負我耶。天理循環。皆如。

是耳。然校書非己之身體。落花無主。而余之有約。除校書外。無一人知者。或者。搗母轉售於人。亦未可知。然校書以死自誓。押搗母逼其轉嫁。自行覓死。搗母恐余之追踪去而之他。亦未可知。或者校書別有情人。另行他適。恐余之如期而至。鳳去台空。亦未可知。此中疑竇。非大偵探家無以研究矣。

余不得已留金陵者數日。藉以探校書之生死。眞僞。然充耳不聞。秦樓楚館。無處不搜。迄無消息。噫嘻。天下事不如尋常。居八九。何全并一二如意事。而亦無之哉。余既不得校書踪跡。於是由想而悲。由悲而憤。由憤而病。病數日。乃寄書與父母并余婦。告以校書無着。二千金尙在之語。遂由金陵反里道出。申江再訪芳蹤。亦無知者。又恐校書之在吳門也。爰自申而蘇。小住數日。亦無着。余願校書之轉嫁於人。不願校書之爲我而死。不然。豈非昔負成女。今負校書。益重余過也耶。

少年言罷。私謂余曰。余婦之賢淑。前已告君。君之所知也。以婦人而令夫娶美妓。人所難解。余縱不能得校書。而余婦尙在。從此杜門不出。鴻案相莊。亦生平幸福。乃不

料。昨接家書。謂余婦於前三日急疾而亡。余得書後。連朝溫淚。無人知也。

君乎。君乎。君真多情者。余前負成氏。余已成莫大之罪。今校書。又不知如何。而余賢淑之佳婦。又病不知何日沒。不知何時。余之生斯世也。夫復何爲。高明如君。願有以教我。

評曰。崔護重來桃花人面。千古恨事。談因果者。必曰。此成女之果報也。求之不得。輾轉反側。又如巫山神女幻夢一場。嗚呼。痛哉。自怨自艾。激而成病。少年就可爲之父母者。與其妻者。其何以堪。

若卽若難。若隱若現。極大疑案。當日之海誓山盟。不曾云爾。無我詐。我無爾虞乎。何前後如出兩人也。由里而金陵。復由金陵而春申。而吳下。鞠躬盡瘁矣。吾則謂此事與成女之一意死別。前呼後應。均得大解脫。天下無不散之筵席。與其牛衣對泣。始成終棄。反不如神龍遊戲。見首不見尾之爲妙也。

婦之賢淑。少二寡雙。得賢內助。非細事。余亦義少年。不置不意。兩回跌。賠了夫。

人又折矣。絳珠宮還淚。甯有已時耶。嗚呼。惟其賢也。是以死也不賢。不足以相夫子。不死不足以成嘉耦。天下不如意事。常居八九。誠哉。誠哉。

第十二章 情化

少年言至此。悲感之容。非筆墨所能盡。蓋其精神。爲情絲縛定。而無復他用者。此其所。以有此現象也。

余心不忍。少年之入於情網也。爰告之曰。君勿悲。請聽余說。凡天下之最多情者。必至無情。君既喜讀紅樓。豈不知寶玉之出家。不知所終乎。夫寶黛二人。情至矣。然寶釵亦寶玉之愛妻。乃舍之而去。在寶玉雖可以對黛玉。將何以對寶釵乎。余多情。不如君。然經過慘劇。幾視君過之。余已勘破情關。一塵不染。請君聽余之當頭一棒也。況國事艱難。波蘭印度已成前鑒。君眞少年終軍壯志。宗氏雄心。皆君之前影耳。豈得戀戀於兒女之情。而長此愁恨乎。

少年聞之不答。一語既而曰。余志已決矣。終軍宗氏。余望諸他人耳。

時東方既白。余倦甚。少年又悲甚。爰告之曰。天明矣。余憊甚。思少睡。請君息。悲。午後再說。

余既作晝寢之宰。我而少年之舉動。皆余所未知。既而睡醒。見時辰鐘已下午二時五十分矣。余謂機司曰。少年何在。機使曰。昨夜之少年已他往矣。有函在。係留呈先生者。余兄其函曰。長夜之譚足解我夢。君云天下之最多情者。必至無情。聖人之言。不過如是。指我迷途。感愧交并。僕去矣。後會有期。君可於世外尋之。下計永興。未來。世人留條。

余既與少年別。不復知其踪跡。閱數年。余因參觀南洋博覽會。便道姑蘇。勾留數月。一日與二三友人遊於虎邱。忽見黃冠屨者大踏步而來。余遙視之。似曩日所與作長夜談之少年者。迎視之。果爾。爰揖而告之曰。慚愧慚愧。別來無恙耶。而少年一若不相識者。不顧而去。余竊疑之。忽聞其大言曰。天下之最多情者。必至無情。世外人安識世中人哉。

評曰。湯卿謀有言。天下有三副眼淚。其一。則佳人薄命也。作者以黛玉喻成女。似成女之情較黛玉爲烈。以寶釵喻華氏。似華氏之賢較寶釵爲優。何則。釵之於黛。貌視和好。心實疑忌。而黛之於釵。局量褊淺。情思豁刻。今華氏與成女。既未謀面。似訂知心。一則枉自嗟呀。一則空勞牽掛。鏡花水月。轍手紅塵。古語曰。當死而死。福也。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偏於才郎。遠適異國。有情不遂。時溘然長逝。造化小兒。何不仁。乃爾一覺邯鄲少年。竟飄然長往。不知所之。在杜遺孫。以爲午夢方酣。在少年。以爲楊州夢醒。一函留別。世外優游。古語云。十里五里出門去。千峯萬峯任所之。少年真達人哉。

至少年以終軍宗氏望諸他人人各有志不可以此責少年也黃冠艸屨大踏步而來髣髴方山子在光黃間氣象天下之多情者必至無情一語道破喚醒夢夢絕似接輿之伴狂避世鳳兮之歎千古傳人長夜悠悠中心耿耿遺孫遺孫亦知天下事以不可了了之大抵如斯也張船山句云。卽看飲食都無味。漸覺形骸亦。

累人看破紅塵。一些不染。博覽之。暢游虎邱之。涉暑。猶有其跡耳。始則若不相識。繼則不顧而去。又神似陳季常之俯而不答。仰而笑。故曰少年與方山子。一而二。實二而一也。昔有句曰。眼淚已枯。無可哭。心灰都死。不能燃。少年少年。可以移贈與君矣。噫嘻。

宣統三年四月初一日出版



著述者浙東慈俠

評點者皖南聽猿

印刷所紹興印刷局

發行所紹興印刷局

分售處各大書坊

